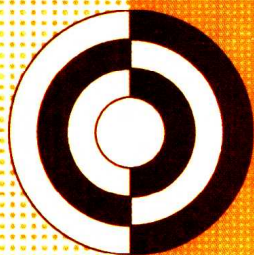


朱子晚年全論

「道」李 紱 著



理學叢書



理學叢書

朱子晚年全論

〔清〕李紱著

段景蓮點校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朱子晚年全論/(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0

(理學叢書)

ISBN 7-101-01688-X

I.朱… I.①李… ②段… II.朱熹-哲學思想-思想評論 IV.B244.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0)第62834號

責任編輯:高流水

朱子晚年全論

〔清〕李 紱 著

段景蓮點校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1/32·12¹/₂;印張·204千字

2000年7月第1版 200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3000冊 定價:20.00 元

ISBN 7-101-01688-X/B·292

理學叢書出版緣起

理學也稱道學、性理之學或義理之學，興起於北宋。主要代表人物有程顥、程頤，相與論學的有張載、邵雍，後人又溯及二程的本師周敦頤，合稱「北宋五子」。南宋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二程學說，並汲取周、張、邵學說的部分內容，加以綜合，熔鑄成龐大的體系，建立了理學中居主流地位的學派，與此時，也有以陸九淵為代表的理學別派與之對峙。南宋末，朱學確立了主導地位。元代理學北傳，流播地區更廣。明代，程朱理學仍是正統官學，但陳獻章由宗朱轉而宗陸，王陽明繼之鼓吹心學，形成了理學中另一占主流地位的學派。清初理學盛極而衰，雖仍有勢力，但頹勢已難挽回，一世學風逐漸轉變為以乾嘉樸學為主流。理學從產生到式微，經歷約七個世紀。而它在思想界影響的廣泛深入，超過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南北朝隋唐的佛學。

理學繼承古代儒學，融會佛老，探討了宇宙本原、認識真理的方法途徑、世界的規律性和人類本性等哲學問題，提出了比較完整的哲學體系，並涉及道德、教育、宗教、政治等諸多領域，繼承改造了許多舊有的哲學範疇和命題，也提出了不少新的範疇和命題，進行了細緻的推究。「牛毛齒絲，無不辨晰」（黃宗羲明儒學案凡例），雖有煩瑣的一面，也有精密的一面。就理論思維的精密程度而論，確有度越前代之處。在我國哲學思想發展史上起過重大的作用，在國際上也有影響。作為民族哲學遺產的一

部分，我們沒有理由無視它的歷史存在。

建國以來，學術界對理學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在一段時間內，由於「左」的思想影響，妨礙了對理學進行實事求是、全面系統的研究，有關古籍、資料的整理也未能很好地開展。近幾年情況有了很大變化，有關的論文、專著多起來了，有關的學術討論會也不斷召開。為配合研究需要，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制訂的一九八二至一九九〇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中列入了理學叢書，並開列了選目。這套叢書將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

理學著作極為繁富，有大量經注、語錄、講義和文集。私人撰述之外，又有官修的讀物如性理大全、性理精義。也有較通俗的以至訓蒙的作品，使理學得以向下層傳播。本叢書只收其中較有代表性的著作。凡收入的書，一般只做點校，個別重要而難懂的可加注釋，或選擇較有參考價值的舊注本進行點校。

熱切期望學術界關心和大力支持這項工作。

中華書局編輯部一九八三年五月

點校說明

朱子晚年全論，清人李紱撰。李紱，臨川人，字巨來，號穆堂，以康熙進士入翰林，累官工部右侍郎。李紱爲人耿介，其學原本陸象山「先立乎其大者」，博文強識，下筆千言立就，論者稱其「能集江西諸先正之長」。

朱子晚年全論一書，較爲詳盡地輯錄了朱熹晚年與其門人、友人論學的資料，并附輯錄者的簡短評論，以此證明朱、陸晚年之爭，乃門人各守師說趨於一偏所致，而朱、陸晚年「所學者符節相合」，所論者亦非「冰炭不相入」。此書之所以稱之爲「全論」，乃是據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而來。不過，朱子晚年全論較之朱子晚年定論，資料更詳盡，評論更客觀，是研究朱熹、陸九淵學術思想較有參考價值的一部書。

這次點校朱子晚年全論，以無怒軒本爲底本，參校了四部叢刊本朱文公文集及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一月版陸九淵集。李紱原於朱熹文下頗多圈點，其用意已概見於他所附評論中，故在此次排印時予以刪除。點校中出現的錯誤，敬請讀者指正。

朱子晚年全論

段景蓮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朱子晚年全論序

朱子與陸子之學，早年異同參半，中年異者少同者多，至晚年則符節之相合也。朱子論陸子之學，陸子論朱子之學，早年疑信參半，中年疑者少信者多，至晚年則冰炭之不相入也。陸子之學，自始至終確守孔子「義利之辨」與孟子「求放心」之旨，而朱子早徘徊於佛、老，中鑽研於章句，晚始求之一心。故早年、中年猶有異同，而晚則符節相合。夫早年、中年所學有異同，因而所論者有疑信，宜矣。至於晚年，所學者符節相合，而所論者冰炭不相入，何耶？蓋早年兩先生未相見，故學有異同而論有疑信。中年屢相見，故所學漸同而論亦漸合。朱子與項平甫書，欲兼取兩長；陸子與朱子書，謂「康廬之集，加款於鵝湖」，此其證也。考康廬之集，朱子年五十二歲，陸子年四十三歲。自是以往，又十一年而陸子下世。此十一年中，兩先生不及再相見。始啟爭於無極、太極之辨^{〔一〕}，繼附益以門人各守師說，趨一偏而甚之。其兼學於兩家者，往來傳述，不得先生之意而矯往過正，如包顯道有「讀書講學，充塞仁義」之語，而

〔一〕「太極」原誤作「不急」，據文意改。

朱子教張敬夫考索周禮〔一〕，陸子頗不然之。於是朱子指陸子爲「頓悟之禪宗」，陸子指朱子爲「支離之俗學」，實則兩先生之學皆不爾也。朱子晚年定論，陸子既不及聞其說，至陽明先生抄爲一編，凡三十四條，中間因詞語相類而誤入中年之論者，特何叔京一人耳。羅整菴摘以相辨，而無知之陳建遂肆狂詆，其實晚年相論皆然，雖百條不能盡也。夫謂朱子晚年譏陸子爲禪，雖道聽途說，世俗科舉之士皆能信之。謂朱子晚年之論盡與陸子合，則雖有意爲學，而粗涉其涯涘者，亦不能無疑焉。

今詳考朱子大全集，凡晚年論學之書，確有年月可據者，得三百五十七條，共爲一編。其時事出處，講解經義與牽率應酬之作，概不採入，而晚年論學之書，則片紙不遺，卽詆陸子者亦皆備載，名曰朱子晚年全論。曰「晚」，則論之定可知；曰「全」，則無所取舍以遷就他人之意。庶陳建之徒無所置喙，而天下之有志於學者，恍然知兩先生之學之同，而識所從事不墮於章句口耳之末，或亦有小補乎！夫天下惑於朱、陸異同之說也久矣。欲天下人學陸子，必且難之；欲天下人學晚年之朱子，宜無不可。學朱子卽學陸子，陸子固不必居其名也。

雍正壬子歲臨川李紱書。

〔一〕「張敬夫」原誤作「劉敬夫」，張敬夫指張栻，據改。

校刻朱子晚年全論序

道學之聚訟，唯朱、陸異同爲甚。考朱、陸之所以異，權輿於鵝湖之講，冰炭於「無極」之辨，兩家高第弟子因而成之。若鹿洞，則何不同之有？

由宋入元，草廬一派尊陸，金華一派尊朱，然亦何嘗分門立戶以爭也？獨至明之中葉，如學菴、通辨、閑闢錄諸書，攻擊不遺餘力。嗚呼！此固意不在陸也，肆三尺之喙，以陰行其狐媚權貴人之計，志亦慳矣。迨後涇陽景逸輩亦各有牴牾，則在掄其流弊，非有他志耳。嗟呼！辨析在毫芒而分鑪同秦，越此必歧出於道學之外而可也。若陸子言「求放心」而云不廢學問之道，朱子言「習聞見」而云必顧身心之內，是朱學何嘗支離？陸學何嘗空寂哉？善乎！明儒鹿乾嶽之論曰：「以爲異，則程氏兄弟何嘗不異？以爲同，則朱、陸何嘗不同？人知朱、陸之所以異，而不知朱、陸之所以同，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然則吾師穆堂先生所訂朱子晚年全論，固有所不得已焉爾。或曰：「王陽明先生嘗哀集朱子晚年定論，先生何爲踵和之？」俊曰：「陽明之哀集多踈，先生之考校獨密；陽明之哀集多漏，先生之薈叢獨

完，非獨陸、王之嫡派，乃紫陽之功臣也，故曰「全」也。刪節繁蕪，鈎貫歲月，瞭若指掌，燦若列星，而朱子之論定，固有補乎姚江之書，而非襲其舊也。」或曰：「援朱於陸，先生得毋右陸而左朱乎？」俊曰：「不然也。先生之意不特尊陸，實以辨朱也。」蓋自朱、陸異同之辨起，謂朱子「道問學」，謂陸子「尊德性」，判若黔皙矣，詎知尊道之功不容偏廢，朱子註中庸，謂「尊德性」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盡乎道體之細。今因答項平甫一書而畫分塗徑，是朱子僅乎道體之細，而陸子方極乎道體之大也。尊朱者，安乎哉！譬之兄弟析產，陸子所得者皆田宅鉅業，朱子所得者皆零星什器，其不足以服天下之人心而定儒林之公議也決矣。

觀先生自叙之言，曰：「以全體大用無不兼該之朱子，文致周內，必歸於口耳章句之末而後止。」嗚呼！是可以見先生之心矣。得先生是編而存之，凡席文襄、盧正夫所傳，皆尊陸者之牙後慧也，陳清瀾、程啟陂所著，皆詆陸者之隔日瘡也。詎知鹿洞一會，固無參商，晚年定論，猶鹿洞之志也，何事嘖嘖聚訟焉哉？抑以俊之淺陋，于朱、陸之學不得其所以異，又烏測其所以同？且今先生編書之例，以朱子五十一歲爲率，俊亦馬齒亦五十一歲矣，抑何讀是編而茫然無所得，漠然無所入也？昔黃太冲有云：「朱子以庚戌生，某亦以庚戌生。某以庚戌名集，所以志愧。」由太冲之言思之，先生是編莫膺俊較切而

動，俊志愧矣，敢不勉乎哉！爰敢僭序數言于簡首。

受業王士俊敬書，時雍正十有三年孟夏初吉。

朱子晚年全論跋後

朱子晚年全論者，非爲朱、陸兩賢調停也。且以發明晚年「性」與「天道」融釋之旨，會萃併集，羅列目前，以待萬世人之論定爾。夫彙其說至數百條之多，可以爲案矣；歷時二十年，至于蓋棺，可以爲斷矣。論取其全，不遺一字，可以告無罪於朱子，待來世而無譏矣。獨有一語似當推原其所以然者，朱與陸並有聖人之質，顧何以始異而終同耶？凡人皆累於氣質，惟古今之聖人不爲氣質所累，祇有「誠」、「明」二事，自本自根。夫自「明」而「誠」者，曾子也，而亦朱子；自「誠」而「明」者，顏子也，而亦陸子，及其知之，一也。今觀陸子，幼已敏悟，至于知天命之年，則心即易，易即心，而可以無大過矣。何也？「自「誠」、「明」謂之性，誠則明矣。」朱子隨事精察，雖至五十而猶一閒未達，必再假之二十年而後冰融而凍釋，何也？「自「明」、「誠」謂之教，明則誠矣。」昔者曾子未聞「一貫」之時，其真積力久求之事物物之閒，豈非類朱子「格致」之勤歟？及其聞聖人之一呼，然後知吾心之「忠恕」卽是道也。顏子之「不遠復」，「不怒遷，不貳過」，豈非類陸子之「自警策」與「遷善改過」歟？而其「非助」、「如愚」、「所立卓爾」，豈可

以謂之禪乎？顧顏、曾、朱、陸，學本聖人，質亦聖人，特「誠」、「明」之所自不同耳。顏、曾並在大聖之門，七十子無有異同之論，而卒也俱傳孔子之道。設朱、陸亦及東魯之門，吾知「一貫」之呼，朱必與聞，而「庶乎」之嘆，陸亦庶幾也。且聖賢之質，有各似，又有兼似，而皆爲絕學所寄之人。如呂新吾之論明道，謂其在朱、陸之間，然則吾謂朱肖曾、陸肖顏者，亦不爲創也。抑又聞之，紫陽末年與蔡季通所談「性」與「天道」之旨，有曰翁季錄者，惜乎世未之見，不知其說之同否何如也？

時雍正十有三年壯月，上澠受業李光墀、光型謹識。

凡例

一 朱子年歲，陳建輩妄指早晚，參差無定。（如與何叔京書，在三十九歲，尚以爲早年，答項平甫書在五十四歲，尚以爲中年之類。）今按朱子得年七十一歲，定以三十歲以前爲早年，以三十一歲至五十歲爲中年，以五十一歲至七十一歲爲晚年。此書所錄，皆在朱子五十一歲以後。

一 朱子自著之書，自解經、傳、註而外，詩文正、續、別三集，共一百一十二卷。其語類一百四十卷，則皆門人所記。此書所錄止於文集，不及語類。昔尹和靖謂「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它求，易傳所自作也，語錄它人作也。人之意，它人能道者幾何哉？」故余此書亦仿和靖之意，專錄文集，不取語類。或謂和靖語朱子嘗駁之，謂孔門未嘗專治春秋，遂廢論語，不知朱子亦偶爲此言耳。其自序程氏遺書，則固引伊川之言，謂「不得某心，徒爲彼意」。又發明伊川之意，以爲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失之毫釐，則其謬有不可勝言者。然則不兼采語類，固謹遵朱子之教。且亦取其出於朱子親筆，確然無復可疑，異於門人記錄，有得而有失也。

一朱子答問之書，泛及它事，動輒數百言或千言。此書專爲論學，餘語俱從刪節。其有關繫年歲早晚者，仍全存。

一纂錄前賢之書，不敢僭加圈點評論。此書專爲證朱、陸所學之同。凡論學同處，俱加密圈，其關係年歲早晚者，則加密點，取便覽觀，仍附數語於後，發明所論之同與考訂年歲早晚之實。

一朱、陸「尊德性」、「道問學」之分，始於朱子答項平甫書。嗣後若包文肅、袁正肅、吳文正諸公，及趙東

山、鄭師山諸先生並有論述。其著爲成書，則自程篁墩道一編始，次則王陽明先生所錄朱子晚年定論。然考訂年月，俱未詳細，致滋異議。此外若席文襄公鳴冤錄，盧正夫荷亭辨論，止於辨明陸學，

而陳清瀾學部通辨，孫北海考定朱子晚年定論，則攻陸以尊朱。其實陳、孫二氏，名爲尊朱，而不知所以尊之者。其爲書，止取相詆之辭及抄撮一、二訓詁之語，凡朱子晚年所以爲學自得於心，與所以教人必求諸心者，盈千萬言，皆棄不取。以全體大用無不兼該之朱子，文致周內，必歸於口耳章句之末而後止，是皆朱子之罪人也。余嘗爲學部通辨以駁陳氏矣。孫氏從同，無庸再辨。又有程瞳者，作閑闢錄，尤爲鄙陋。至謂鵝湖會講，語無可考，蓋陸子語錄，亦未嘗見者。自鄧無譏，付之一哂而已。

目錄

點校說明	一
朱子晚年全論序	一
校刻朱子晚年全論序	一
朱子晚年全論跋後	一
凡例	一
卷一 書三十三首	
答呂伯恭八十	一
答呂伯恭八十二	二
與呂伯恭八十八	四
與呂伯恭八十九	四

答呂伯恭九十二	五
答呂伯恭九十三	六
答劉子澄七	八
答劉子澄九	九
答劉子澄十	二一
與劉子澄十一	二三
與劉子澄十二	二三
與劉子澄十三	一九
與劉子澄十四	二〇
與劉子澄十五	二一